

黛咪咪 著

陪嫁丫鬟

PEIJIA
YAHUAN

一次偶然的邂逅，一场命中注定的爱情。
一个绝美又孤傲的女子，一个暴戾又柔情的男子，
诠释了一个绝美纯净的爱情传奇。



I247.5/1584

2008

黛咪咪 著

陪嫁丫鬟

PEIJIA
YAHUANY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陪嫁丫鬟/黛咪咪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 - 7 - 5633 - 7517 - 2

I. 陪… II. 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380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395790-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×1 380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220 千字

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0539-2925659



王府丫鬟紫嫣

暮春时节的京城繁华似锦，人声鼎沸。此刻俞王府里，却是哭声阵阵，好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灾祸似的。

“爹爹，你怎么能答应皇上让我替公主代嫁，你早该知道契丹乃是荒蛮之地。那些契丹人更是蛮横凶残。”俞王爷的女儿兰情郡主哭得撕心裂肺，似乎想让父亲改变主意。

“兰情，你哭也没用，圣旨已下，岂容更改。你好好准备等着再过五个月就上轿，嫁往契丹。”他心酸地看着自己从小疼爱的女儿，无奈之中唯有扼腕叹息。皇命难违，他不能为了兰情而不顾整个王府两百多人的性命。

“郡主，你怎么了？”紫嫣急急跑到花园，正碰上兰情发疯般的在院子里踩着花草。这可都是名贵品种，竟然就被她如此轻易踩死了，看得紫嫣一阵心疼。这些花草平时都是她在照顾的，现在毁于一旦，真比刺了她的肉都疼。

“紫嫣，我要代公主嫁往契丹了。”兰情一下子紧紧抱住了紫嫣，泪水夺眶而出，花了一张如玉娇颜。

“郡主，那可怎么办？”紫嫣被郡主的泪水弄得心里也是惶惶然，她从小就卖身王府为奴，还有两年就可出府了。

紫嫣是美丽的，是清纯绝艳的。紫嫣又是温婉可人的，绣得一手好女红，王府里每一个人都喜欢她。这份绝艳却让同为女子的兰情愤恨。从紫嫣第一次踏入俞王府，兰情就不许她出现在她家的大堂，不许她出现在她身边。只要紫嫣不出现，她走到哪里，人们的眼光就会追随到哪里，所以她情愿要自己那份虚荣，也不要紫嫣这个朋友。

“紫嫣，你做我的陪嫁丫鬟好吗？”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兰情拼命摇晃着紫嫣。温婉美丽的紫嫣，此刻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郡主。她还



有两年就可以回家了，虽然那个家破败不堪，可是那里有她的娘亲，要是陪嫁契丹也许就永远没有回家的机会了。

“我会让爹爹多给你娘亲些银子的，算是我们王府继续用你，好吗？”兰情死死缠着紫嫣，她知道没有男人看到紫嫣会不痴迷她的魅力的。她不喜欢甚至是惧怕那种凶蛮之人，要是万不得已就把紫嫣送出去。这是她的私心，她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

看着紫嫣咬着嘴唇，兰情知道紫嫣动心了，只要再推一把，她就会心甘情愿入自己的圈套了。

“紫嫣，你回家后怎么给你娘看病，你已经十七岁了，再有两年都十九岁了，还会有好人家要你吗？只要你做了我的陪嫁丫鬟，我保证你娘这辈子有钱看病有钱吃饭。要是实在不行，我让爹爹把你娘接进王府来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我答应郡主，给你做陪嫁丫鬟。”紫嫣的泪水悄悄滚落，她知道自己等于把自己卖给郡主了。此去契丹路途遥远，不知道是否还可以见到自己的娘亲，想到这她的心揪得紧紧的。可是娘亲的病需要银子来医治，这几天邻居张大嫂来向她要过几次银子了。再不还他们银子，以后娘亲的病，恐怕他们再也不会给药了。

“郡主，请你答应让我回去陪陪我娘。”紫嫣的心在颤抖，泪水却已经擦干。

“好，我马上去跟爹爹说，先让他支一百两银子给你，你回去好好安顿你娘，这月月底我在家等你回来。”兰情兴奋得脸蛋儿微红，既然自己已身许契丹，那么她也要把紫嫣紧紧拴在自己的身边，紫嫣的绝艳将会是自己的无敌王牌。

一个破败的四合院里，只有一间房还可勉强住人。紫嫣推开屋门，娘亲那张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脸，正朝大门口张望着，好像早就在渴盼着她回家。

“娘亲。”紫嫣泪眼婆娑，轻轻地扑在了娘亲的身上。

“紫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娘亲伸出干枯的手抚摸着她如丝的长发。她已经病了许多年了，一直耗着，也拖累了善良孝顺的紫嫣。

“娘亲，这几天我请了假，回家陪陪你。”紫嫣嫣然一笑，果然倾国倾城，天边的云彩都会为她的美丽倾倒。



偶 遇



屋后的竹林边，一条小溪潺潺从山上顺流而下。紫嫣一身的粗布衣裙，在溪边给娘亲洗着衣衫。溪水倒映出一张美丽的脸，可惜上面全是泪痕。她舍不得，舍不得把娘亲一个人留下，可是郡主说的也对，要是再过两年她回到了娘亲身边，怎么去赚钱给娘亲看病。现在虽然是王府的丫鬟，可每月至少还有那么几两银子可以给娘亲看病吃饭的，要是自己不去契丹，以后怎么养活娘亲啊。毕竟王府给了足够多的陪嫁银子，就算把她卖到花楼也卖不到三百两啊。

紫嫣双手掬了些水，洗净了脸上的泪痕。她不能让娘亲知道自己即将陪嫁契丹，她要在娘亲身边陪着娘亲笑，陪着娘亲说说体己话，把娘亲的音容笑貌深深刻在心底。

竹林边有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。他英挺的身材，足足高过紫嫣一个头。那人一身的黑紫袍子，脸色阴沉。紫嫣不敢朝他细看，毕竟自己是一个女子，怎可偷看一个男子，要是被人知道了会有辱名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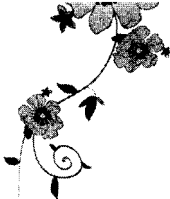
紫嫣低着头收拾好衣物，抱着木盆直起已经略有些酸痛的腰身，转身朝竹林走去。她必须从他身边走过，才能回去。“对不起，能让我一下吗？”这一声如黄鹂的清鸣，她想只要他退开一步，她就可以走过去了。

“我为何要让你？”男人的声音低沉中带着磁性，脚步没移动分毫，稳如磐石般伫立着。

“奴家要回家，可否请这位爷让一步。”紫嫣手上的木盆护在了胸前，眼睛却没敢与他对视。她在王府里当丫鬟，很少接触男子。平时她一直都是在后院中侍弄院中那些名贵花草。

“把头抬起来，爷就让你过。”紫嫣的下巴还没来得及抬起，却已经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捏住了。

“好美的女子。”他怔住了，眼前的女子虽然粗布衣衫，却美得清纯，美得好



像从来没有沾染过尘世的仙子，犹如空谷幽兰。

“好无礼的狂徒，你怎敢青天白日的调戏良家女子？”紫嫣一时火起，用木盆朝前一推，趁他怔怔之际，擦过他身边，急急朝家里跑去。空气中留下了她的袅袅幽香，惹醉了那痴立一旁的男人。

捂着怦怦如小鹿撞击的心口，紫嫣赶紧把门关上，躲在了门背后。红艳艳的晚霞染红了她的脸颊，她害怕刚才那个男子，那男子身上的阴沉与霸气，让她预感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，这种感觉萦绕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几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自己还未准备好，郡主已经派了人来让她提早回府，她不想让紫嫣离开自己太久，怕她一去不回。

“娘亲，记得一定要吃药，枕头底下的银子是我预支的，娘亲尽管用，不要舍不得。”紫嫣的泪水如梨花撒落，令人揪心。

几个月的时间一眨眼就到了，俞王府没有像预想中那样阴沉，反而是喜气洋洋的。紫嫣感到很奇怪，不知道郡主怎么不再闹了。

“紫嫣，我和王爷就把郡主交给你了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。”夫人拉着紫嫣的小手，语重心长地嘱咐着。紫嫣真的很美，美的令她这个夫人都妒忌她不是自己的女儿。

“夫人王爷放心，紫嫣会照顾好郡主的。”紫嫣跪在地上发着誓言。她是郡主的陪嫁丫鬟，当然要照顾好郡主了，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再说现在她等于已经把自己卖与郡主了。

几辆红绸装饰的马车，载着郡主和紫嫣朝塞外驶去。陪嫁的马车上装满了皇帝送的嫁妆：各种奇珍异宝，还有茶叶、麻布、香药等契丹稀有的东西。

马车中，一袭红裙的郡主美丽妖娆，并没有嫁往契丹的忧郁和悲伤。相反她的脸上隐隐透出一股喜悦和娇羞。“紫嫣，过几天就要到契丹了，你知道你实在太美了，我怕……”

“郡主，奴婢只是一个陪嫁丫鬟，你要奴婢怎么做，奴婢自会照做的。”紫嫣看着郡主期期艾艾的神情，不知道她心中的想法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多美丽，这些年，她除了在王府的后院接触各种名贵花草之外，很少与人打交道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是出于好意，你知道契丹人是蛮夷之人，我怕你的美丽为你引来灾难。”兰情的脸色淡淡的，眼中隐藏着一股深深的妒忌。



契丹



大风卷起了漫漫黄沙，又扬扬撒撒投进了大漠。看着渐渐远离了自己的故国，紫嫣的眼中满是不舍，心中在默默为娘亲祝福，她临走时把张嫂家的银子还了，还给了他们娘以后看病的钱。她多么希望娘亲的病能早点儿好，更希望自己这辈子还能再看娘亲一眼。可是她知道，也许这辈子她和娘已经没有再见面的缘分了。

“今天就要进城了，紫嫣，要不要我帮你涂上炭笔？”兰情拿出画眉的炭笔，在紫嫣绝美的脸庞上画了一块黑色的胎记。这块胎记就此遮住了紫嫣原本洁白无瑕的绝色容颜。

“郡主，你可以把炭笔给奴婢，以后奴婢自己会记得涂抹的。”紫嫣不知道郡主为何要在自己脸上涂上那令人恶心的黑炭。在她眼里，郡主永远是高贵典雅的，自己只是一个陪嫁的粗使丫鬟，再美也不会有郡主美丽。但她是奴婢，唯有听从自己主子的话行事。

马车进了城，原本以为嫁了耶律贵族肯定会风风光光地被接入南苑大王府的。可是一直行驶到府邸大门都没有一人出来迎接，甚至进府时，都是由后门进入的。

“夫人，请你下来。”一个会说汉语的丫鬟，伸手掀起帘子，做了个请的姿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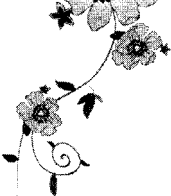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你们王没来？”兰情的脸上略显不悦，她见过南苑的大王，才痛痛快快地嫁过来的。

“夫人，请你先下车。王他有事，暂时不在府上。”丫鬟不卑不亢，眼里根本就没有她这个夫人。

“公主，奴婢扶你下去。”紫嫣打着冷战，手冻得直发抖，嘴唇青紫。她不像郡主有紫貂皮斗篷可以抵挡不时袭来的阵阵寒气。虽然一身的棉布粉色小袄，把她玲珑的身材裹得紧紧的，可是却挡不住这逼人的寒气。

兰情拔下头上的一支金钗，合在手心，交与下头的丫鬟，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以后兰情可要依仗姑娘照顾了。”

“不敢说依仗，我叫悦儿。”丫鬟并不客气，接过了郡主递与的金钗。王早就吩咐过，如果夫人打赏，尽可以收下，不必客气。那她也就没有客气的必要了，那



样会显得矫情。

“悦儿，你能帮我的陪嫁丫鬟安排间屋子吗？只要可以容身即可，这丫鬟擅理花木。”兰情有意让紫嫣离开她住的主院。

紫嫣被安排住进了后院的柴房里。

外面狂风怒吼，紫嫣一脸疲倦，风透过柴房的门，吹了进来，紫嫣抱紧了身子。后院荒凉萧条，现在唯有那片梅林才显出些许生气。这里哪有什么花木需要维护，现在的她也许是被郡主刻意扔到了这里，却也正合了她的心意。

“丑丫头，这盆炭火给你烤烤吧！”悦儿亲自把一个小火炉端到了她的柴房。

“丑丫头，以后你可以进厨房帮帮忙。”悦儿同情地看着小手冻得通红的紫嫣，然后放下火盆出了柴房。她想不通，夫人为何会把自己的陪嫁丫鬟安排在这么荒凉的后院做粗活。

“谢谢，悦儿姐姐。”紫嫣朝她微微一笑，尽管她的脸被黑炭涂上了，可眼睛依旧清亮明媚。自从被悦儿叫成“丑丫头”后，“丑丫头”就成了紫嫣的代名，“紫嫣”暂时被人遗忘了。

南苑的书院。“王，你要找的那女子，属下找遍整个京城都未找到。”萧凡垂手站立在一边。

耶律清接过萧凡递上的画卷，轻轻把她摊在了书桌上。“你是说，你们那么多人整整几个月都没找到这个女子。”这画像是他亲自画的，那风采神韵绝对不会有半分的差迟。

“王，人家看后都认为，天下绝对没有如此美貌的女子，都认为是仙子下凡。”萧凡眼睛不敢看他的王。这么美的女子，也亏得他们的王能画出来。他们找遍京城，甚至把皇宫都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翻出这么美貌的女子。



梅林禁地



契丹的冬日来的早，此时风雪早已盖住了南苑的每一个角落。梅林的梅花

竟然在此时竞相开放，那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散发着清冽的香气。

紫嫣想把郡主约出去玩，可又怕郡主不高兴。她早听悦儿私下跟她说过，说王根本不喜欢那位新娶的夫人。夫人进门后，他连门都没踏进过一步。

她在梅林中，细细嗅着那梅花的清香，仿佛沉醉在了这花香中。据说这梅林从来没有人踏入过，原因是这片梅林中死过一个女子，王禁止一切人进入这里。可是她忍不住，既然没有人会进来，她就不怕自己被抓住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进入梅林。”一声沉闷的怒吼，在她身后炸响，仿佛惊天响雷，从她心头滚过。倏然一惊后，紫嫣微微抬眸，见到此人身着黑紫色左衽，圆领窄袖的长袍，腰束紫色带子，长裤塞在长统靴中，一头不羁的长发被一根金丝带缠着。可是奇怪的是这人竟然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话。

早听悦儿说过，在契丹只有皇族才可以身着黑紫色长袍。“对不起，奴婢只是被这梅香所吸引。”紫嫣喃喃着跪在了雪地里，眼眸低垂。

“你不是我院里的丫鬟。”耶律清看着跪在雪地上的女子，她的身影像极了她寻找的女子。

“抬起你的头，我可恕你无罪。”他已经寻了那么久，为何就是找不到那个落入凡尘的仙子，他不相信那只是一场白日梦，他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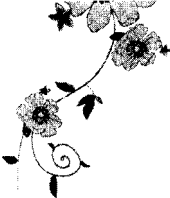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眼前丑陋的容颜，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这女子怎么会生的如此丑陋。“你滚，别再进入梅林，要是被我知道我非挖了你的眸子。”耶律清怒吼着，他没想到自己会看到这么丑陋的婢女。可是在她跑过他身边时，一股幽幽的暗香飘过他的鼻腔，一如他在竹林边闻到的香味。

“奴婢这就走。”紫嫣慌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朝梅林的门口跑去。她的腿因为跪在雪地里而受了寒气。

“丑丫头，你怎么会受了寒气啊！你们中原的女子都太过娇贵，不像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寒冷的天气。”厨娘婆婆在那里心疼地唠叨着。这里只有少数几个丫鬟仆妇会说几句汉话。

夜风刮得更猛烈了，似乎要把这破败的柴门给吹开。紫嫣洗去了黑色的污垢，露出了白玉无瑕的娇美容颜。屋内一盏小油灯，飘荡着微弱的光。她拿出针线，坐在灯下一针针地绣着手巾，她的针线女红一向是她最引以为傲的。她把今天看到的梅花，先在帮子上细细地画好，才动手开始绣。

看着自己绣的梅花盛开在手巾上，一如白天看到的那么娇艳，她心里闪过一丝快乐。她虽然只是一个奴婢，可是向来心灵手巧，每一样东西在她的手上都能



绣得栩栩如生。她把绣好的手巾折叠好,这是明天她要送给郡主的礼物。晚上郡主派人来告诉她,让她明天和她一起出去逛街市。

第二天,天气出奇的好。院里早已备下了马车,郡主一身火红,外面依旧披着紫貂皮的斗篷,高贵典雅,却没了刚到契丹时的那份骄傲自满。她眼中竟然也有了忧郁和悲哀。

看到紫嫣一身粉色棉布衣裳,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,犹如雪地中盛开的梅花,朝她款款走来,她心中的妒意更加深了些。为什么自己身为南苑大王的妃子会不高兴,可是她一个被自己掩藏了美丽的女子却能笑靥如花。

“郡主,这是奴婢为你连夜赶制的手巾。”紫嫣双手奉上手巾,眼里满是期待。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,难道是期待郡主的脸上也能露出开心的笑容,她真的不知道。

“哎呀!”兰情故意没接住,手巾随风飘落在了雪地上,她一把拉住了紫嫣。马车驶过雪地上的手巾,那清艳的梅花飘落在了车轮底下,染上了污垢后孤独地留在了院中。

紫嫣的泪水悄然滑落到了嘴边,她只能悄悄吞下咸涩的泪水。紫嫣知道郡主根本不在意她的手巾,它毕竟没有郡主常用的江南丝绸手巾那么名贵,它只是最普通的棉布手巾,只不过是上面绣了梅花的手巾。



晚宴



“这是谁绣的?”耶律清手上拿着沾满污垢的棉布手巾,那上面的梅花清艳绝美,好像还有淡淡的香气。他可以断定,他院里没有哪个绣娘的手能巧到绣出如此的精品来。

“王,这是夫人的陪嫁粗使丫鬟绣的。”悦儿一听到问话,抬头认出了手巾,那是丑丫头绣给夫人的礼物。早上看到丑丫头拿出这块棉布手巾给夫人,还笑坏了一帮子的丫鬟仆妇呢。

“哦，我倒是忘了我曾经娶过一个汉人公主为夫人了。”他自嘲的笑意在眼中荡漾开来，让一张俊美的脸增添了几分邪气。那个公主只是一个冒牌货罢了，他早在中原时就已经知道，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茶叶、瓷器，缙帛等才娶的女子罢了，反正只是在后院多安置一个院落。替他暖床的女人已有了四个，多她一个也不算多，但作为管辖南苑的大王来说，却平白多了许多好处，他认为还是物有所值的。

“我的那位夫人在哪里，晚上让她带上那个粗使丫鬟一起到大殿喝茶。”耶律清脸上的笑意令人不解，此刻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他觅到了宝贝了。这绣娘绝对可算是一个宝贝，凭他管理南苑的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美的精品就可以断定了。

下午兰情回到院里，悦儿竟然破天荒地朝她露出了一个笑脸。这些奴才都很会看主人的脸色行事，来了这么久她从来没有对她笑过，因为她知道这个夫人王不喜欢。

“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王让我通知你，晚上去大殿参加晚宴。”悦儿笑里隐藏着几分嘲讽。

似乎是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兰情怔怔地站在屋中。那个令她一见倾心的南苑大王晚上竟然邀她去大殿参加晚宴了，他终于想起自己了。她激动得真想大哭一场，好好发泄一下这些天来所受的委屈。

“夫人，王吩咐让你务必带上你的粗使丫鬟丑丫头。”这话仿佛一记重锤，重重敲击在她的心上。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要带上一个粗使丫鬟？”兰情委屈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满了脸颊。她朝思暮想地念着他，他为何要自己带上紫嫣。他从来没有见过紫嫣，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丫鬟的。

“夫人，我看王大概是看上丑丫头的绣工了。”终于忍不住看到她号啕大哭的样子，悦儿道出了实情。她本不是个多嘴之人，可是她实在忍受不了她恼人的哭声。

“王，他怎么会知道紫嫣的绣工好的？”兰情忍住了伤心，抬眸望着悦儿问，期待她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。

“夫人不该问我，该怪你自己做事不理智。”悦儿看着眼前疯婆子般的夫人，可怜中夹着几许不屑。如果自己是男人也许会怜香惜玉，可自己也是女子，她就不会那么喜欢她的样子了。王的另外几个女人从来没有这样撒过泼，她们都是



乖巧地等待着王的召唤。

也许是刻意不想提醒紫嫣，直到晚宴要开始时，兰情才让丫鬟来通知紫嫣。来不及打扮了，紫嫣只能把一头的青丝披在了腰间，依旧是一身粉色小袄，这是她最上的了台面的衣服了。原本应该穿她们院里统一的服饰的，可是大概这府里的人压根儿就不记得她，连一件抵寒的衣物都没为她准备。

大殿里歌舞升平，火炉上烧着暖暖的火。侍卫和丫鬟们侍立两边，一张大地毯上盘坐着几个华服的女子，三个穿着黑紫袍子的男子坐在中间的白色羊毛毡上，郡主坐在那个在梅林里见过的男子的身旁。几个侍女跪在地毯前端酒侍候，大殿中间正表演着热辣的歌舞。

也许是来晚了，她趋膝行礼都没有人理睬，还是那个在梅林遇见的男子挥了下手示意她退下。看来他就是南苑大王耶律清了。她静静地退到侍从的一边，双眸低垂着。她记得自己是奴婢，做奴婢的不能直视主子。



醉酒



华歌曼舞，罗衣半解，酒香弥漫在这如三月阳春的大殿里。歌舞再美，紫嫣的眼皮还是失控了一样在上下打架。她好累，昨晚赶了一夜的手巾，郡主竟然连正眼也没瞧上一眼，就故意落在了车轮下。她将长长的指甲嵌进了手掌心，划出丝丝醒目的血痕。她靠着痛来提醒自己不能睡着了，主子在寻欢作乐，做奴才的就得陪着，谁叫自己是奴才来着。

“公主，你看这美吗？”耶律清拿出棉布手巾，上面几朵梅花娇艳绝美，涌上阵阵暗香。手巾上梅花的花蕾鲜艳夺目，那是紫嫣滴在上面的鲜血，只因没有红丝线，她用针戳破了手指才染上的。

“王说美就美。”兰情已是双颊染晕，娇弱无力了。这契丹的酒，岂是中原女子喝得的。

紫嫣看到手巾竟然落在了耶律清的手上，心中甚感奇怪。难怪自己回来后

寻了半天都没寻到。

“你看看，这幅手巾绣工多精美，是我从没见过的精美。”他陶醉地把手巾放在鼻子下嗅着，好像在闻这梅花上的幽幽清香。

“你能告诉我这是谁的绣工吗？”他挑起了兰情的醉颜，在那红艳的唇上轻啄了一下。

“是紫嫣绣的。我恨紫嫣，恨她的美貌，恨她的聪明可人。只要紫嫣出现我就失去了颜色。”兰情醉意迷人地斜倚在耶律清的怀里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说着破碎的醉语。

“她的美貌，她美吗？”耶律清却不看紫嫣，他知道兰情的喃喃自语只有他听到了，没有人会听到她的醉语。

“来人，扶你们的主子回去。”耶律清眯了下眼睛，看着上前来扶兰情的紫嫣。

幽香阵阵袭人，他出其不意地用大手扣住了紫嫣的手腕，只想认真看看她是否就是那个令自己失了魂魄的女子。

“王请放手，奴婢只是一名粗使丫鬟。”她被带入了他男子宽阔的胸膛。她惊慌失措，这男子是王，自己万万惹不得。她提醒着自己，挣扎着想从他的怀里逃出来。

“你告诉我，你是否认识我？”浓浓的酒气喷在她的小脸上，凑近脸颊的男子气息，差点儿就要把她淹没。

“奴婢不知道王在说什么。”紫嫣躲开他灼人的目光，从他怀里狼狈地爬了起来。

“告诉我，这梅花可是你绣的？”他假装醉酒，斜睨着她。刚才他已经看到了她雪白脖颈后的那颗红色的吉祥痣，那令他兴奋不已。自己寻了那么久的女子竟然就躲在自己的南苑却不知道。

“是奴婢绣的，那是奴婢瞎绣的，粗劣不堪，王能否还给奴婢？”紫嫣期望他能把手巾还给自己。

“你拿什么来换回你的手巾？”他忽然来了兴致，不顾其他院里的王在这里，嬉笑着露出了一抹轻佻的表情。

“那奴婢不要了。”紫嫣往后退去，眼中有一抹倔强闪过。他要就让他拿去吧。反正是郡主不要的，她暗思后，眼睛便不再看他。

“你过来，把这杯酒喝下。”王的一双厉眸微微斜睨着她，他看到了那抹一闪



即逝的倔强。这个陪嫁丫鬟果然与众不同，她口口声声奴婢，可是眼中的倔强岂是一个奴婢该有的。这丫鬟没有奴性，他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。

“奴婢遵命。”雪白的柔荑接过大碗，闻着那充满辛辣味的酒，她的手微微颤抖，她从未喝过酒，更不知道这酒到底是何等味道。敛上水样的双眸，贝齿在唇间咬出一圈花的边儿。一碗烈性的酒，就此滚落喉间。潮红立时泛上脸颊，只是一边儿红的绝美，一边儿却黑的可怕。

“你可以先回去了。”看着从她眸里滚落在桌上的泪珠，他终于不忍再欺负她，挥手让她离去。他从未因为看到一个女子的眼泪而放过她，可是竟然不能抵挡这个丫头因呛酒而咳出的泪水。

紫嫣努力想摆正身子走出去，可依旧无法控制自己踉跄的脚步。大殿外寒风凛凛，凄凄的呼声，暂时令她的脑子清醒了些。喉间像有火焰在燃烧，想吐却又吐不出来。

终于勉强晃到了柴房里，头一歪，她倒在了那张小床破旧却又异常干净的棉絮上。



脱俗之颜



点上如豆的油灯，看着床上黛眉紧蹙的女子。他要解开她的真面目，侍从将一盆清水一块棉布搁在盆里。之后被洗净的脸颊白玉无瑕，晕红一片，好一个醉美人。那张容颜果真是自己寻了几个月的容颜。他心情大好，手指游走在这张冷傲的脸上，细腻滑润的肌肤令他欲望陡升。

油灯微弱的光闪着妖艳暧昧的气氛，他控制着自己勃发的欲望。轻轻为她盖上薄被，在她那红艳的薄唇上烙下深深一吻。

“怎么看呆了，不是一直质疑我画的不是真人吗？”看着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萧凡，他湛黑的瞳眸里萦绕着化不开的得意。

“属下从没见过如此美艳的女子。”他实话实说，眼睛不敢再看自己的王，亦

不敢朝床上的人儿看去。

“天，我这是怎么了？”紫嫣在第二天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的头还是晕得厉害。她用手抚着上额头，跨下床来。看到桌上的木盆和手巾，心里倏然一惊，她不记得自己端水进来洗脸的。

“紫嫣姑娘，王让你马上去书房。”悦儿踏进门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声音停顿在惊诧的空气中。

“你，你是谁？”她看到仙子了吗？为何这女子如此清灵绝艳。可是她要找的是那个丑丫头紫嫣啊。她似乎不相信地揉着双眼。

“悦儿姐姐别开玩笑，王为何会找我？”紫嫣唇角浮起一丝笑意。

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悦儿才敢确定这是如假包换的紫嫣了，可是她明明有着绝世的容颜，为何要掩藏这份美丽。她实在不懂也不愿去思考。

“你快随我走吧，再晚恐怕王要发怒了。”她不回答她的提问只想早点完成任务。

原本还想着要先梳洗一番再跟去的，可悦儿不耐烦地拖着她就走。

云鬓散乱，睡眼慵懒的她，踉跄着，跟着悦儿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院子，终于在她香汗淋漓时来到了一座大院里。

“王，紫嫣姑娘带到了。”悦儿在书房外禀报到。

“萧凡，让她进来吧。”声音沉稳沙哑，似乎没有休息好的样子。

萧凡看着好像还未睡醒的紫嫣，心里一惊。昨晚并未看清，就已知道她有多美貌了，现在再见才真真惊为天人。他终于懂了王为何只见过她一眼就能把她记住了。

“姑娘请。”紫嫣不懂他看她的眼神，觉得萧凡看自己怪怪的，只是不知道怪在哪里。难道是自己还未梳洗的丑样吓坏了人家，不觉朝他歉然一笑，抬脚跟着他进了书房。

“萧凡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阴沉的声音从书桌那边传来，把紫嫣吓了一跳。她的眼睛一时还无法适应这书房里的黯淡光线，也忘了自己见到主子该给主子请安了。

耶律清看着呆立在门口的紫嫣，忽然有点恼怒。这小女人一副慵懶、懵懵懂懂的样子。她可装得真像，害得自己派了那么多人只为了寻找她。

“你过来。”仿佛是从梦中惊醒似的，紫嫣朝着被账本堆得高高的书桌挪去。

“紫嫣给王请安。”她现在才记起自己该给主子请安了。



椅子被推动,随即玄黑色的貂皮斗篷,随着高大的身躯的站立,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度,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已经站在了她眼前。

“抬起你的眸子看着我。”阴冷却带着磁性的声音在她耳边炸响。

“奴婢不敢。”

“好个不敢,在我南苑竟敢易容,你居心何在?”他粗糙的大手紧紧捏着她的下巴,迫使她只能面对他。

紫嫣煽动长长的睫毛,那双倔强清灵的眸子,定定地看着他。眼前的男子脸庞线条分明,如刀裁般的俊朗,浓眉飞扬,双眸锐利阴沉,蕴藏着一股冷峻的自信,浑身散发出来的霸气似乎转瞬就能让她融化。



欢愉



“说,来南苑有何居心?”他手上的力量又加重了几分,紫嫣的下巴上出现了他的指印。

“奴婢不知道王在说什么?奴婢只是一名陪嫁来的粗使丫鬟,能有何居心?”紫嫣不咸不淡地轻轻吐出几个字,眼睛便紧紧闭上不再看他。

他低下头用自己的唇轻轻碰触着那紧闭的眼眸。紫嫣感觉到他的唇,吓得一下子推开他跳开了来。

“不认得我了,是吗?”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温柔无比,与刚才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奴婢只是一个陪嫁丫鬟,怎么会认识王?”她颤抖的声音,明显泄漏了她已认出了他。

“好个陪嫁丫鬟,你该知道,既然是陪嫁而来的,那么我可以一并把你收入房中。”斜睨着她惊惧的眼睛,他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,心里竟然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满足和得意。

“我只是公主的陪嫁丫鬟,并不是王的人。”紫嫣倔强地抬起眸子与他对视。她不会做他的小妾,永远不会。即使他再尊贵无比,她也不可能做他的妾。